皇清經解

國仁館
4784
34

仁 478 34

東京大學

門 D 12 荒卷

春秋毛氏傳 文公元年至六年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文公 公名興儒公子毋聲姜夫人出姜諡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改元時自當在既葬之後然或冬盡遭喪遽當歲首則雖未及葬而已即有改元即位之事此文之即位所以在葬僖之前也胡氏不識典例謂新君即位必當告廟既當告廟則必易服而離次未有初喪服始成而即可易服可離次者故太甲告廟伊尹攝行康王即位尚未成服其言甚辨殊不知改元即位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

文錢所有物那

尚書孔註謂成湯十一
元月死太甲十二月改元
周則踰年改元商祇一卽位周有
踰年
毋論此時卽位是逾年卽位與遭
兩卽位遭喪一卽位踰年
兩卽位說見前

喪不同而卽以遭喪言從來喪中卽位並不告廟商書祇見
厥祖周書三宿三祭皆是倉皇之頃急就殯宮而奠之謂之
奠殯並無入廟饗告之禮胡氏誤讀尚書遠據堯舜禪受上
格文祖而不識周制周凡國君將薨則先禱于廟及甫薨又
復于廟以衣呼復至既薨之後則宗祝斂羣廟之主藏于太室以
示弗祭天子七月而後祭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當是時寢室扃然主尚無有亦
安得有廟之可告若謂太甲奠殯伊尹攝行則尚書明言嗣
王見祖太甲儼在未有身親臨奠而可云攝者且商周異制
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日作誥迥然不同故論語于百官

總己曰古之人皆然以爲此古制也孟子于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曰曾宗國奠之行滕先君亦奠之行數語始明不然豈
者以爲從來周制無此事也至謂康王卽位在成服前則尙
書本文顯有時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卽于當日迎康王入寢
宅憂恤宗則已儼居喪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冊又越七
日癸酉而後卽位誥羣臣考之通禮天子七日而殯殯而成
服而周制則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數則自乙丑至壬
申已七日成服至癸酉則八日矣是成服之後又越一日夫
然後卽位作誥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離次也
至于釋冕反服則正以易服之故至事畢而然後釋去麻冕
反服喪服而胡氏又誤以反服爲成服夫反者還也禮所謂

既除喪已反服其服是也會成服而反服也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曰日食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王朝大夫據傳是內史官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雜記諸侯五月而葬今僖公以去年十一月薨至此已逾一月矣故傳以爲緩若杜氏謂是年三月閏并閏數之是七月始葬則葬與喪服無數閏者杜說非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此襄王也錫公命錫文公命也毛伯毛國伯爵以入爲卿士遂世爲王臣而食采于毛者凡諸侯新立王有錫命則錫瑞之命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謂之命圭以命而後錫也諸侯既薨王亦有錫命則策誄之命也周制王遣卿士下弔錫以哀詞謂之追命以追敘其德也前此錫桓公命是錫追命與昭七年王使臣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例同此錫文公命是錫命圭與僖十一年天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侯受玉卽圭不敬例同公羊以錫命爲賜服此據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而誤者若胡氏據穀梁歷引詩序以爲王無來錫之禮是烏知春秋本文自有典例不煩詩序乎

晉侯伐衞

衛成公屢爲晉執讐晉不朝且侵鄭焉以鄭服晉也晉襄在祥練之間使告諸侯以伐衛至南陽用先且居謀朝王于温而轉使胥臣伐之圍戚衛邑取其地獲孫昭子而還守戚者其轉遣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帥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何休謂得臣裏聘誤

衛人伐晉

前晉人伐衛衛使告于陳陳共公不平謂晉衛敵也不朝而伐之圍其邑俘獲其守臣何其甚也盍報伐之乎衛以爲然遣孔達帥師伐晉報圍戚也左氏曰君子以爲古以爲庶見古道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時晉侯取戚而彊其田故往會之此與宣十九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昭十一年仲孫獲會邾子于祲祥例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穀作髡

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沮之不可既又欲立庶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乃與其師潘崇謀以宮甲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遂自縊商臣立以其室賜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禮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傳曰穆伯如齊聘禮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前此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或以罪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仍使爲政至是秦謀報復重遣孟明伐晉戰于彭衙更爲晉所敗晉人謂之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謂之）但彭衙不知何地公穀註秦地而杜氏亦云馮翊郃陽有彭衙城如此則仍是晉伐秦非秦伐晉矣此必註有誤者若晉侯本禦秦而反稱晉侯及秦者以晉襄有意伺敵身親帥師雖名爲客應而實則主之故書法如此胡氏必以此爲晉侯罪則不然此與僖二十二年楚人來伐宋而反書宋公及楚人例同

丁丑作僖公主

據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言因祔作主非祔後始作主也）而考諸禮文則卒哭在虞祭之後祔又在卒哭之後大抵諸侯之禮五月而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葬日卽虞而諸侯有七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七虞之明日然後卒哭（雜記天子九月而卒哭諸侯七月而卒哭此戰國言禮與周制不合）卒哭之明日然後以主祔廟（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是作主在五月之後祔廟之前卒以卒哭爲度（卒哭日當主成）今僖薨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而文元年四月始葬則逾一月至二年二月始作主則又逾十月故傳曰緩曰不時此實錄也何休公羊註不檢經文謂逾十九月既已誤矣又公羊謂喪有二主一是虞主一是練主（謂練時別作一主）則遍考諸禮文並無其事且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國語晉文設桑主在獻公从喪之後並非虞時卽論語

問主以松以栗則栗固有之然未聞期練時可易主也若穀梁依附公羊分喪主吉主且曰吉主于練壞廟易檐亦于練謂新主將入廟而先壞舊廟而易其檐皆當在練祭之候則又全不知周制者周制君薨卽斂羣廟之主而藏于太室以五月不舉祭也至祔之前一日則以新主將祔廟而先迎羣廟之主以還舊廟使新主可祔然祔主之禮所云（禮所云孫從祖）祭畢卽迎主還寢而羣廟羣主則仍安舊廟以便行祭左氏所謂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是練祭者至禫後喪畢夫然後遷主入祧而禘新主于廟焉是練祭之時羣主正在廟並非虛廟豈有先君之父儼居此中而可易其檐毀其屋者公羊道聽不曉祔廟之非吉禘故吉禘莊公不解何祭而此又疑卒哭而祔不無太急因創爲期練之（惟兩祔故造兩主）以爲卒哭行祭先用喪主而期練卽吉則始作吉主入祔而不知練祭非吉祭祔廟非禘廟期年非遷廟之時祥練無致主之禮古禮與周制無一而可吾故曰公穀言禮皆戰國儒說往與春秋多不合非虛語也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據傳晉人以公不朝（晉襄初立魯衛俱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是公親至晉而晉侯不出會但使大夫與公盟則辱甚矣故不書如晉并不書會于何地一似不知有晉并不知是盟之在晉地者此文例也此所謂春秋諱辱之書法也若大夫與國君盟則禮例有之並無貶義其書及與成三

年及孫良夫盟同書處父無氏與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
蔡叔盟于折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歛）
晉以魯衛俱不朝伐衛討魯故公如晉尚未還而晉復討衛
以衛方抗晉未能平也前此晉侯彊衛田時公孫敖會往會
晉侯于戚而衛之伐晉則陳共公勸成之故衛遣孔達帥師
以圖報復而不虞衛之非晉敵也至是陳共公不安乃邀敖
并諸侯求成于晉而晉使士穀受成因有是盟是時陳侯幷
執衛孔達以求說于晉以爲前此報伐實孔達爲之經不書
者爲諸國諱也但公尚在晉敖不受公命而出似乎過專舊
註謂命卿守國例得專行故經無貶文且于同惡相恤之義
有并切焉若謂士穀能任事貴而見書則天下有若使之受
成而可告不能者乎士執叔士爲之子垂隴鄭地名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云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而不書旱者以未爲禾
稼害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吉禘也（見閔二年傳）竹書吉禘于先王許愼謂三年喪畢
則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羣主而祭之祫（公羊稱大祫）
其又名禘者以諦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禫後一月士虞禮稱
禫月吉祭猶未配妣故必當踰此禫月始可行吉禘之祭而
禮記又謂吉事先近日謂禫祭以前其卜日皆先遠日從下

旬起卜而此是吉祭可先卜上句是明明于禫祭之後改月卜日上旬必須月初在二十七月之後今計僖薨至此祫二十二月其于再期之祥尚闕三月而遽行大事則非禮矣至躋僖公則又一失禮事而連記者據傳僖公是兄閔公是弟而閔先兄立其于四親廟中已在禰廟今僖將入祔而宗伯夏父弗忌欲依兄弟爲先後因易其昭穆令閔仍在穆而升僖公于昭廟謂之躋僖然而逆矣孔子譏臧文仲縱逆祀嘗考廟次與世次不同世次以倫敘言而入廟之次則一以傳位之先後準之國語云工史書世世即世次如曹爲文昭晉爲武穆是也又云宗祝書昭穆昭穆即廟次如懿王姪而孝王叔則孝之嗣懿姪昭叔穆以姪先入廟而叔繼之也平王祖而桓王孫則桓之嗣平祖昭孫穆平不得有子在穆則桓亦不得有父在昭也蓋昭穆者父子之別名凡昭即是父穆即是子而祖禰者則又祖廟父廟之定位凡先入禰廟即于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又于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而就廟次言則在閔僖爲君臣爲父子而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故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未入廟時閔踞父之廟而先僖而食者且三十三年僖在位之年不可爲不久也舊以父子喻君臣謂君即父臣即子非是而公羊又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以爲祀有何逆如文公之先父禰而後閔祖即謂之逆舊謂禰是親祖是莊非是然則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斷者若何休又云兄弟同次不分昭穆魯惠南向則

隱桓皆北向莊公南向則閔僖皆北向其所云升亦但同向分上下耳則不然毋論宗祝所爭明爭昭穆與所言不合而即曰同次同宮耶抑異宮同向耶同宮則一廟無二主必欲通變或中一以祔（如閔僖一祖一禰已踰二廟而僖復有弟則祔之閔傍謂之間一祔祖又謂之孫從祖一正一傍不得同向而苟其異宮則諸侯五廟二昭二穆閔僖既兩穆尚得有隱桓即無隱桓尚有惠耶且莊已在昭二矣閔可在穆一耶夫南向北向就太室合食言之而合食之次即東西分宮之次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妄論而不知于宮廟之位有大戾者毋論禮盡在魯何可使言禮舛錯如此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復連諸國大夫伐秦報彭衙之役取汪及彭衙而還此大夫帥師而不以名告即不書並無貶例

公子遂如齊納幣

此不知月日然傳稱有禮則必在十二月再期後矣納幣說見前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據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潰者眾散也沈小國名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即王叔文公也前此僖二十九年經書會王人盟于翟泉傳以王人爲王子虎則虎本王子而謚文者凡有謚

必有曾其但稱王子杜氏以爲必天王命赴故特書其親不
書其曾禮或有然若公穀謂虎是叔服卽元年來會葬者以
新使乎我故來赴則叔服爲周內史傳稱內史叔服能相人
曾爲公孫敖相二子者此別是一人非子虎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乃自茅津濟
河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是時帥師當不出孟明而並不指
名故書人凡人皆國之通稱原不以將之尊卑師之多寡爲
言不然晉人不出豈卑者不出乎抑不出之師有多寡乎說
見前

秋楚人圍江江小國名見僖二年

雨螽于宋

雨螽傳謂螽隊而死故如雨不然螽飛無如雨之理此不以
災書以異書者而穀梁獨曰災甚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
謂之雨謂如雨之得穿屋而下也則安見螽之雨宋必屋下
地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嘉善善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
禮凡君燕臣臣降階再拜君辭之則升成拜此拜下禮公賦
也今公謙亦降階將拜而晉侯亦降階辭之故升成拜公賦

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卽王叔文公之子　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師者今聞晉來伐撤圍而還其不書王人者以桓公不帥師師便不得書諸國大夫後也按城濮之戰晉文伐衞以致楚此則晉襄伐楚以救江其用計雖同而此爲較正但江黃楚屬不當與爭齊桓會江黃而楚滅黃此以救江黃楚反滅江不惟爲德不卒且以一救而滅之矣胡氏動輒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今晉襄繼文思定而此又先告天子宜無所譏乃復曰宜合諸侯則是樓伐勝征討矣且曰獨遣一軍遠攻強國必不能濟故書此以爲春秋紀用兵之法則向使晉加法以行令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而江已滅之久矣且此時之晉能必齊秦之皆至乎今師甫至楚而圍江之師卽撤之而還則救似有濟而特惡其不終役而反致滅也則仍是罪耳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前垂隴之盟晉於魯衞皆受成焉今魯復就盟而衞憾亦釋因于公還時并釋孔達歸于衞曰此衞之良也二年衞讨孔達說晉衞侯亦如晉拜焉

夏逆婦姜于齊

此文公娶夫人也禮娶大國以上卿往迎此以所迎非上卿故不書然非禮矣若稱婦姜則並無貶例凡娶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兩皆可稱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宣元

年夫人婦姜至自齊例同公羊謂此所娶者必齊大夫之女以非國君女故賤之穀梁謂不書卿逆者公自逆也稱婦者公自逆而卽在齊成婚也是不據策書不考史事一如唐人作賦得題但取題中字憑臆撰造嗟乎春秋此時已亡矣若胡氏謂文公喪娶禫制未終而逆女故貶稱婦則試取夫子經文較之僖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四年夏已四十月矣天下有四十月而禫制未終者乎或曰此云禫制以納幣時言前此納幣在二年之冬則正値二十五月爲大祥易服之際故原意諉之則春秋書法未有誅納幣而貶逆婦先王制禮亦無有當大祥而稱禫禫制者其爲理之難通已非一節且周制二十五月卽可娶婦考士虞禮荀子三年問諸書無不曰二十五月而免喪而曾子問曰免喪則不復昏禮乎言必當昏禮也是再期大祥原可娶婦並不待禫服之終制與否而況納幣非娶婦大祥不禁娶而謂禫制禁納幣乎向子避人在禹州與客論三年喪制予堅執三十六月因作三年之喪不折月說（見喪禮吾說篇）然猶斷言嫁娶之期在禫纖以後雖非再期然亦不必盡三十六月葢不以一禮廢諸禮有如是矣儒者注經貴有貫穿豈可釋春秋以禮而茫不識禮制乃爾

狄侵齊　狄爲齊桓所懲久矣至是以齊昭勢稍衰因屢侵之

秋楚人滅江　惟秦伯爲降服出次不舉日於滅國也

晉侯伐秦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其書侯以親帥師也胡氏不知例以爲書晉爵者正所以深善秦伯夫稱桀爲帝而謂之尊堯可乎

衞侯使寧俞來聘

寧俞衞大夫卽寧武子也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公使問故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業習樂也）昔諸侯朝王而王宴之則賦湛露諸侯獻功而王賜之則賦彤弓何敢干大禮以取罪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卽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旣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

干君之母有異稱也但適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不能備文至適夫人薨而祔姑反哭成喪諸禮無一不備則并書曰葬我小君某氏所以正其爲夫人之禮也今適夫人哀姜早已死齊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于禮最宜而胡氏以爲越禮誤矣（詳見喪禮吾說篇）春秋書法謹嚴全在比例後此以子貴正夫人者三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先書夫人某氏而後書葬我小君某氏前後一例並無異詞則此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卽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胡氏不識禮例先以此極貶風氏而後于敬羸則與此所貶不合無所置喙但曰無如何夫無如何而可以註經也乎風氏卽任氏後何休曰任宿嬴史之姓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襄王也榮叔者王國大夫榮采而叔字者禮有飯含謂以物實死者口也周禮王府大喪共含玉杜氏註珠玉曰含賵者贈喪物也（見隱元年）周制天子有贈送諸侯小君之禮其贈物等數惟二王之後有含有襚有賵有賻四者俱備若諸侯則含且賵而止小君亦如之是歸含且賵正與贈諸侯小君禮合無所過也胡氏不識禮又不識例妄謂天子贈諸侯之妾廢王法而亂人倫故天王削天以貶之夫母以子貴正名夫人在前已言之屢矣猶是諸侯之妾則已耳既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已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贈送者況書薨書葬在後此宣八年襄四年昭十一年已有成禮書賵書天王則前此隱元年已有成例吾故曰此是禮例其不書天者闕文也（說見前）若公羊謂含賵宜二使今兼使非禮則雜記云諸侯相弔含襚賵臨同日而畢況天子乎穀梁謂賵早含晚兩不及事則邦國異地赴告不迭從未有能逮事者故諸侯既殯來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既葬來含則以蒲席承含物明殯葬之後皆可致含未嘗晚也若賵則將葬以前先贈車馬正是及時而又以爲早何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正名小君反哭成喪則書葬禮也此與宣八襄四昭十一年

書葬例同胡氏以二夫人祔廟爲亂倫失禮則禮凡葬後無
不祔廟者雖天子諸侯廟制無考其繼室以子貴者或別立
一廟如隱元年考仲子之宮類要之當其葬後卒哭則必先
祔廟而後三年而始易廟焉雜記所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
祔是也若三年入廟則後世天子祗以一帝一后爲太廟之
制其于春秋以前禮未知若何如以大夫士禮推之則凡諸
妻妾無不同廟小記云婦祔于祖姑廟制孫從祖故孫祔
有三人則祔于親者三人謂必間一位而祔祖姑祖姑
適孫婦祔適祖姑繼妾之孫婦祔適與繼與妾也或云一適二繼
乎又云妾祔于妾祖姑夫妾不入廟而可有在廟之妾祖姑則繼何限于二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作毛伯
傳召召公來會葬禮也名采地伯爵
夏公孫敖如晉三年冬公與晉侯盟此修好焉
秦人入都初都叛楚即秦今又貳于楚故入都入例見前
秋楚人滅六六人叛楚即東夷故楚六國今廬江縣
是年冬楚又滅蓼臧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二國皆皐陶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無大國援亥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欲求好于陳故聘之且娶焉行父季友之孫卽季文子也是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稱三良不告故不書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晉聞晉侯疾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謂喪中所杜氏曰論語所謂三思此其一也用幣物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驩作讙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靈公適子穆嬴嬴所出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卽趙盾請立公子雍襄公庶弟懷公庶弟所出賈季卽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亦襄公所出趙孟曰樂且賤班在九人樂僻處在陳無援雍母杜祁杜伯之後祁氏而下之又讓季隗狄女故班四

而雍仕秦爲亞卿焉乃使先蔑士會如秦迎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孟乃伺樂至郫晉地使殺之孟之專而無禮如此餘見七年晉先蔑奔秦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晉狐射姑下別作一節射作夜

前五年晉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至六年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先蒐清原作五軍今復三軍制改擇諸將佐以補趙衰等三軍之闕已使狐射姑卽賈季狐偃之子將中軍趙盾衰子佐之而陽處父至自溫從使衛返改蒐于董亦晉地易中軍盾爲帥射姑佐之陽故黨趙氏至是曰盾能使能國之利也及晉襄卒既葬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鞫居字而賈季奔

狄按賈季以私怨實殺上卿而經書晉殺一似假國刑以貰
其罪而實不然者季使續鞫居殺處父而鞫居已正法則賊
已有人而賈季之罪反匿不著故策書有晉殺續簡伯而簡
獨不書但曰晉殺陽處父則此時先君已葬而新君未定誰
殺之者是一晉晉而必求其故以得其人此文例也公羊道
聽造言晉君欲將射姑而處父諫沮及處父出射姑入而君
與射姑言之射姑怒遂出刺處父于朝而走則一時之事此
時晉襄方葬晉靈未立不知此君是何君無理極矣穀梁襲
其說頗知難通因作爲兩時之事謂晉襄與狄戰射姑爲將
處父請公易趙盾而公見射姑而泄其言及公死射姑殺處
父則晉襄何人其沉密有算歷見成事豈有直告所言如蜀

漢五代諸憨主者且晉自五年之冬諸將佐卒至六年春復
置三軍然後補盾與射姑而其年甫秋而晉侯卽卒並無狄
侵晉與晉伐狄之事穀梁徒以射姑出奔狄而遂曰晉與狄
戰此思鑊公羊之闕而仍有漏者乃胡氏又遵之何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作朔

告月告朔也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
諸侯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行之其告廟
之禮則諸侯用特羊論語所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至告朔畢
則卽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
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是告朔視朔本
是兩事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公四不視

朔則并視朔亦亡之矣但此是閏月公穀以爲原可不告朔
如喪事不數閏類（葬與喪服俱除閏數月）閏者附月之餘日也則不然
閏有氣有候氣候所至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
時政左氏所云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并捐之且不聞閏
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于明堂閫門左扉而立于其
中以聽此終月之政因作閏字象一王之居門內是閏以此
名而反日閏不告朔謬矣祇朝廟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
朔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于廟謂一事而不
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如三望因郊而設而不郊而猶三望
則謂之猶此本一事而分行者而孔氏疏謂是兩事告朔一
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是一事古者月朔必祭
廟不闕告朔在月朔行之謂之朝享在歲首行之即謂之朝
正其曰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日祭月祭見諸國
語然不明言祭于何廟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尸時祭也）諸
侯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是諸侯月祭未嘗及祖廟也告朔在祖廟所云諸侯
受而藏諸祖廟者而月祭朝享皆在他廟安可以祖廟之朝
廟混作月祭若歲首朝正則又合七廟五廟而並朝之其云
朝正即朝享朝享即月祭皆非也孔氏言謬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七終

嘉應葉　軒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八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文公七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七年

春公伐邾爲其滅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羊胸

須句魯封內之國前此僖二十二年邾曾滅須句矣僖公伐邾取須句蓋取而還之也至是邾又滅須句文公又伐而取之乃不還其國而以邾公子在魯使守須句則絕太皞之祀忘君祖母之讎須句與僖母同姓縱隣小之暴一舉而三失備焉但前書取此亦書取似乎無別而實有別者凡取必我得之彼者也乃前既書取而爲我得矣亡何而今復書取是前此

所取未必得也前取未必得而謂今取得之乎而于是檢之傳文所謂因經以見傳因簡書以見策書此書例也若其義則比觀其事而義自見者其于書例無與焉說見前

遂城郜（郜魯邑以備邾故城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傳宋成公卒子昭公立以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蕢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沮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始得卽位而葬其不書殺者與所殺者名以殺者不得其人而所殺者又不得其故則略之一如策書之本無其事者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二年宋殺其大夫例同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師二字）

前此晉襄卒時趙盾以靈公少迎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與之徒衛以入尚未至也既而穆嬴（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頓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且創謀距秦師秣馬蓐食（早食于寢蓐）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秦地）先蔑與士會奔秦秦是傳有可疑者四前傳趙盾使先蔑士會迎公

子雍于秦而雍尚未至則此時先蔑當在秦也經云晉先蔑奔秦正以先蔑從秦來而晉敗之故還奔此瞭然者今晉師拒秦而云先蔑將下軍疑一拒秦之謀創自趙盾盾曰我受秦則賓不受則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則秦將生心然後夜起以進兵而傳于盾謀之前已早有禦秦之師行及堇陰疑二先蔑既將兵禦秦已及堇陰是先蔑本拒秦者也及令狐之敗而又奔秦疑三士會隨先蔑使秦未知其在秦與否若禦秦之師則歷數有人並無士會在軍也及先蔑奔秦而士會從之疑四凡此皆策書稍脫而傳輯其文而必有誤者若其事則盾實無道擅廢立起隣虞殺樂拒雍走賈季先蔑士會罪大惡極亦弟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公穀必以經書人為先蔑貶焉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

公以晉侯之立與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後至未嘗以國通也此與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並同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穀作莅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以聲已辟乃為襄仲穆伯從弟聘焉至是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迎婚至鄒陵見之美自娶之襄

仲請攻之叔仲惠伯叔牙孫諫于公使兩皆不娶而返之莒焉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是月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以扈之盟公後至來討故報盟焉衡雍鄭地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公作伊雒

時雒戎將伐魯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所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同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再戊奔莒公無而字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僑公作蟜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穀宋司城下別作一節

據傳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卽前樂豫讓司馬者皆昭公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公子蕩之孫致節于府人而出因來奔傳又云公以其官迎之禮故迎以原官焉卿違從大夫公賢其致節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卽求賻供葬用也不稱王命者未葬也未葬不稱王無命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例同毛伯見前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穀辛丑下別作一節

公不親往而使卿共葬事非禮也說見隱三年天王崩傳得臣叔牙孫卽莊叔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前此晉蒐于夷晉襄將登箕鄭父先都爲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而超盾趙衰子佐之在前六年及欒枝侯奪前得田于董前七年至是箕鄭等賊殺先克晉人討賊乃殺先都梁益耳其不書賊殺先克者以不告故也大抵國殺大夫原係重事然告則必書不告則不書並無義例而至于書例則弟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亦並無書名書人之法行乎其間如此稱晉人謂彰國討書先都者謂正賊之名則前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大夫爲賊殺者也而彰國討可乎前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夫陽處父爲賊殺者也乃又書其名然則賊書名爲賊殺者亦書名可乎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此亦晉討賊書也事見前傳其不同月殺者以得情有先後也及者次及之也此及字與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

及慶寅例同穀梁不通書例謂箕鄭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弒君及荀息宋弒君及孔父仇牧爲例失之甚遠而胡氏過遵穀梁遂謂三人中必有可從末滅者夫箕鄭父首惡而可末滅乎據傳尚有蒯得梁益耳二人在經文外其討之周羅無少遺者以先克黨盾是時盾爲政而恣刻情以行之故得如此釋春秋者當以此論事論世體夫子竊取之義而妄以書名書人書及矯强論說欲春秋不亡得乎公穀公子遂下另作一節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范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而還其不書諸大夫名以不及戰不知帥師何人也左氏曰緩緩不及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菽

此楚穆王也椒者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也春秋諸國來聘凡二十有八無不書爵者所以重往來之禮而尊王制也楚凡三聘魯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以此時甫通中國國號未定故不書爵此之書子則與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例同胡氏謂書爵以進之誤矣若穀梁謂書大夫名者褒其來我則椒本令尹司馬氏楚卿豈大夫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此秦康公也康公遠慕諸華欲修敬于魯無以爲辭因翟泉之盟秦先公與僖公與焉因假其義以通好謂追贈僖公并僖公之母本隣國歸襚恒禮而周制含襚可致葬後見予喪禮吾說篇是以距僖喪十年成風五年而仍爲是舉甚盛心也但僖與成風本是兩襚孔疏所謂二襚一使而并致之其先僖公者以僖先薨也其不言及成風者以成風君母公羊所謂子不可及母也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同其稱秦人與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同其不稱夫人與仲子不稱夫人同胡氏不知禮謂削去夫人既已非是乃又襲穀梁說并僖公成風爲一人謂是僖之成風夫婦爲夫有母不爲子有其云惠公之仲子雖誤解經文然猶可通者以婦爲夫有也若云僖公之成風則母爲子有矣試一思之世有稱武王之太姒成王之邑姜與惠文之呂后薄后而可以成史書者乎何不通至是

楚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雖八年傳秦有取武城之舉猶報師也至是傳云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人伐晉取北徵則晉不謝過而黷兵負釁秦人之伐之宜矣何休無識以書秦

爲貶以狄禮而胡氏遂謂不顧義理專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夫不責施者以義理而單責報者已不倫矣況報者欲已而施者不厭誰則執幣禮而拱手聽之若胡氏謂少梁之取不見經則前此武城之取亦未嘗見經也此皆偏詞之無當者也春秋書例凡君大夫皆在軍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鬬氏楚大夫子西也宜申初爲商公既而改爲工尹疑有讒于楚子者而心不安也乃與子家謀弒楚子事覺而殺之并子家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胡云義與六二年同

及蕝子盟于女栗 頃王新立故也蕝子冬狄侵宋 一本與下文連作一節 見僖十年女栗地闕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公厥作屈

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而聽命焉楚子乃田于孟諸而還其不書諸國者以次厥貉時祇蔡侯也 厥貉地闕

十有一月

春楚子伐麇 公作圈

前年次厥貉麇子逃歸故伐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承筐公穀作匡

與車右皆死因賞邴班以門關之稅謂之邴門晉之滅潞也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而三弟榮如在齊襄二年桓十六年鄭瞞伐齊爲齊王子成父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計桓十六年榮如死時至宣十五年已一百三歲而次兄猶在則不知其季弟簡如退而走衛不知幾何年矣爲衛人所獲至是獲僑如又獲焚如而鄭瞞遂亡按此長狄在鄭瞞國不知是君長與否四人焉得皆長者若皆長則不當紀四人矣故但稱狄而不稱長狄此與後赤狄伐齊白狄伐秦不同胡氏惑宋劉敞說以經文無長狄字爲疑夫經但書敗而不書獲以賤夷狄而不矜所俘則略之蓋所敗者狄而所獲者長狄也故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上總稱狄下特稱長狄可驗也況少見多怪陋儒宿習魯語吳

傳叔仲惠伯會卻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承筐宋地

秋曹伯來朝曹文公也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宋且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此長狄也見後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

此狄國號鄋瞞防風氏後滫姓也據傳秋狄侵齊至是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于鹹獲長狄僑如時富父終甥爲駟乘搏其喉以戈殺之穀梁稱瓦石不能害埋其首于子駒之門郭門以命宣伯命名也謂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旌已功初宋武公之世在春秋前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邴班爲御獲長狄緣斯此僑如先世也而皇父

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會諸侯惡防風後至戮之在昔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狄氏漆姓則長狄種系原有明證此固無可疑者祇魯語曰其長幾何仲尼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長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則長止一丈而春秋考異郵曰長百尺穀梁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爲五丈四尺杜氏云長三丈則未可盡信耳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郚伯來奔郚公作盛

傳郚伯卒郚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郚邦皆邑名來奔其稱爵者必郚伯既葬而後郚人別立君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杞桓公夫人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來婦者是也方桓公來朝時以叔姬有故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更以其娣爲夫人公許之至是叔姬卒禮既嫁見出與室女同服故書卒其稱子者亦正以同室女故也不稱杞絕之也女未嫁而卒不書公穀誤

夏楚人圍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左傳合下作一節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

術卽秦大夫西乞術也秦康公求好于魯先來歸穆至是以璵玉來聘魯使公子遂辭玉而禮遣之其不稱氏者史例略文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並同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晉地

秦晉以令狐之役交相侵伐至此思一決而臨戰並却謂之交綏綏者退也交綏交相退也據傳晉趙盾荀林父卻缺俱在軍用臾駢之計深壘固軍不出戰秦用士會計謂趙有側室庶子曰穿好勇而狂盍以輕軍挑之穿果出不利反怒曰裹糧坐甲惟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遂獨出宣子恐爲秦所獲遂俱出交綏既而臾駢請薄險穿與胥甲橫沮之乃止是時秦伯親在軍而不師師故稱人餘無義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

諸鄆皆魯邑以遠偪他國故城之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日二年十年至此凡三見矣

世室屋壞世左傳穀梁作大

世室公羊云魯公伯禽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其云世者以世世不毀爲名然據明堂位則魯公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此但云世室不著何公者以立武宮在成六年此時但有伯禽耳若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所稱王入太室祼係太廟中央之室在魯惟周公有之而穀

梁又云伯禽曰太室謬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
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左傳穀梁公還下別作一節公還穀無公字棐公作斐
杜氏云己丑在十一月十一日棐鄭地名

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請平于晉及還鄭伯會公亦以平晉請公皆成之鄭伯宴公而退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卒公使弔不敬邾人來訴故惠伯報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傳曰從于楚者服陳鄭宋本從楚而今服晉且謀邾也見後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貜且定公長詞屈而還捷菑不稱國與莊九年公名

伐齊納糾例同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穀長子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不奉朝請聽政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請曰穀之子弱子卽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弟惠叔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請歸葬不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者桓之子潘魯婼也配叔姬無寵生子舍無威公子商人昭公弟施于國而多聚士至是昭公卒舍卽位商人乃于七月之乙卯弒舍自立至九月而後來赴書例凡君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齊昭以是年五月卒至七月而舍見弒是相距兩月尚未葬也未葬宜書子今以九月赴則諸侯五月而葬已五月矣五月猶未成君乎遂乘其來赴直書爲君以正其弒逆之罪此文例也若公穀口踰年稱君則與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以葬而稱君顯相悖矣說見桓十一年鄭忽

奔衛傳

宋子哀來奔

傳宋高哀蕭封人也蕭邑大夫後爲宋卿至是以宋公不義出而待放遂來奔此春秋之高蹈者雖來奔必書原是史例然志可嘉也此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杜氏以書字貴之則安知去氏非賤之者左氏所云貴豈在是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懿公公子商人既弒其君舍舍之母則魯女也魯使襄仲告于王請以王寵親厚求賂姬于齊昭公妻故稱昭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其不稱夫人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絕比之室女士喪禮所稱女子子者是也夫以弒君之賊魯不能討天王不能正其罪弟請其還母而見辱如是則周之衰魯之弱齊之惡逆無道弟書事而義皆見焉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以執單伯事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者華耦爲宋司馬官其稱孫以華氏之孫如魯之稱臧孫季孫據此則益信書曾書名書氏書字之無所取也前新城之盟公與宋公同會宋地故宋復來盟修同好焉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卒時請歸葬不許齊人謀曰飾棺而寘諸堂阜魯境上地魯必取之十人以告十邑大夫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前惠叔請歸葬今期年猶哀毀以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其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者夏四月也周制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

朝而用幣于社此伐誅在社與社之用牲皆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傳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盟城下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以子叔姬故也

季孫行父如晉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據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時公以齊難不與會其不書諸國名者正以公不會則未能以國通也說見七年盟扈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歸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依則歸所自來此是恒禮但此與文公出姜同一不幸且同一大歸而出姜則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此則書齊人爲之也此文例也若一稱夫人自爲之子叔姬來歸則齊人爲之一稱子叔姬則皆我所稱說見前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郭也

侵我復伐曹者以是年曹來朝也齊于是惡稔矣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將與魯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
肯曰請侯君間（疾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謂告朔後聽視此月之政也（見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公以疾故
自二月至五月凡四月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鄄（鄄公作犀穀作師公羊疏作蕾）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得盟鄄邱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據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至是聲
姜薨以為妖也故毀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庸人率百濮以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
徙于阪高蔿賈不可曰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
師也我出師則羣蠻走矣乃自廬以往發廩同食先使廬人
侵庸示以弱而後合卒而進之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作處）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厚施貨以結國人襄公夫人（昭公祖母）助之謀
殺昭公而代立前八年夫人殺其孫孔叔等司馬子卬握節
死司城蕩意諸來奔公義之于十二年襄仲聘宋時送意諸
還宋而復其官焉至是昭公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殺公意
諸殉之

會說見前盟扈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秦康公也公羊疏作穆公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斷尸足也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驂乘至是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挾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宋人弒昭公晉趙盾請師于靈公且旁告諸侯治兵振旅鳴鍾啟旝鐸于丁寧以伐宋曰何故弒君至宋立文公而還不能討賊反立之盾之謬戾如此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有齊難是以緩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親伐我而晉不能救遂請盟左傳西鄙作北鄙孔疏疑經誤皆以穀在魯北故也今濟北穀城縣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以平宋無功時公以齊難不與

公納諸竹中歸舍僭而行（飲酒後去）齊人立公子元（懿兄惠公亦桓子）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莊叔皆卿也禮凡賓介必一卿一大夫今二卿以兩事往襄仲賀齊惠新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故兩卿並行非賓介也穀梁不譏策書誤以兩卿相爲介而胡氏遵之誤矣據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且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襄仲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遂許焉

冬十月子卒

襄仲乃弒惡（太子）及視（太子母弟）并殺叔仲惠伯立宣公不書弒諱

國惡也按書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時文公既葬禮當稱君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兩皆未葬迥然不同然而新君諱之國史諱之在夫子當時自有急難以更正者況書君必書薨書薨必書葬既葬且葬則必祔主而祔廟一如閔公之爲例而事經久定豈能追易試問羣宮之中可得容子惡立一主否不得已而別爲書法第書子而不書名以爲此卒者不知何人假曰惡耶則惡宜稱君視耶視又不宜稱子儻以爲惡以爲惡不成君而此不成君者子也非惡也儻以爲惡不入廟而此不入廟者非惡也子也此必舊史有惡字而夫子特刪之者世不解春秋不能解夫子書子之意以致漢儒許慎作五經異義遂謂未踰年之君不當立廟引左

傳公羊爲証而鄭元蔡邕皆主其說使東漢幼主權奸强制
如孝殤孝沖孝質諸帝皆以幼少崩殂不令列廟但遣太尉
司徒分祀三陵謂春秋子惡明有前事是烏知春秋無子惡
耶會子惡而不成君不入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大歸也傳曰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
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紇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之將廢僕僕因國人弒紀公
以寶玉來奔公用季文子之言却之

嘉應葉　輯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春秋毛氏傳 宣公元年至八年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母敬嬴夫人穆姜謚善問周達曰宣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踰年改元必又行卽位禮此是周制但遭弒逆之變則不行而此又行者不以子惡之殺爲弒也餘見桓元年公卽位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前宣未立時襄仲聘齊惠以立宣請而惠公許之及宣立而季文子如齊因請婚焉至是卽位以求助之切急于逆女致

先君之喪甫及朞年而遽行昏禮謂之喪昏（一名喪娶文十八年正月至此年二月剛十三個月正朞年誤）此直書而惡自見者若其稱女逆婦姜傳

又稱婦又稱夫人正所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在國稱夫人三名雜稱總無義例益譏貶有在而不在是也說見文四年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篡立未安季文子既請婚于齊至是又復納賂以請會以齊惠魯宣皆弒君新立相爲聲援而齊大足恃則魯又將托命焉然而君臣上下之罪不可問矣其後公會齊侯于平州以定位襄仲如齊以拜成而齊則竟取我濟西田以責其賂焉經之不憚縷悉而炙第以記之使見者就其事以求其義至于如此誰謂春秋爲斷爛報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前文十二年晉與秦師戰河曲兩軍交綏臾駢見秦使覘其將遁請薄諸河必敗之趙穿與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退師而秦師果遁至是以軍法討罪放胥甲于衛宜也然趙穿安在乎以宣子爲政行司馬法而不中如此夫子所爲直書之而義有取也放者罪遣之名（安置此地不得他適曰放）

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公位也）定

公子遂如齊（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責我賂也）

我雖賂之未與也齊人乃責賂而取之去雖不用師徒然亦黷矣故特書曰取說見前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棫林伐鄭（棫公作斐鄭地名）

晉自趙盾秉政後外啟秦蠻內殺諸卿大夫且累當列國簒弒構伐之際垂無一詞能討正而所至納賂且隳壞軍政不克行陣如文九年楚人伐鄭盾會諸侯之師以救鄭而中道而返不及楚師十四年邾人伐我文公親乞盟于盾盾乃合諸侯之師以伐邾而文以納叛爭國詞屈而返十五年齊公子商人弒齊君執天王之使以逐國母反來伐我盾以我乞師之故大會諸侯以伐齊而反納齊賂竟不出師十六年宋公子鮑弒宋君殺諸公族盾請合諸侯之師載鐘鼓并錞于丁寧大聲其罪以伐宋而宋人賂盾盾反立鮑爲宋君而還宣孟之爲政也如此（宣孟盾謚）至是齊弒君莒弒君魯又弒君而皆坐視不能討徒與楚人爭鄭陳宋三國又不能勝鄭穆公乃嘆曰晉不足與也適楚謀伐陳遂背晉歸楚隨楚師而侵陳宋焉盾乃親帥師救陳不克仍大會四國改救陳之師而爲伐鄭以爲鄭新貳于楚可討也楚復遣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名林亭在鄭北）楚獲晉大夫解揚囚之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據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之與國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乃侵崇而秦弗與成然則趙穿之誤軍政以誤國事者亦既多矣見前傳

晉人宋人伐鄭報北林之役也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地

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

北林之役楚囚晉大夫解揚辱之甚矣其冬晉人猶合宋伐鄭而仍不能克至是宋鄭舍晉楚自決各帥師以戰而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司寇以非帥師不書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一百五十人喊百人其兩書帥師但紀相敵並無義例與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同據傳宋將戰時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人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而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不待入也見叔牂羊斟字而慰之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人也遂來奔叔牂來也

秦師伐晉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報崇之役元年冬伐晉圍焦晉河外邑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前二月楚鬬椒救鄭盾師復還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公作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即隨會也文七年與先蔑奔秦士會文十二年晉使魏壽餘誘士會還晉）士會先進諫盾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公佯不省）曰吾知過矣會盾稽首曰人孰無過過而知改善莫大焉既而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不忍賊觸槐而死公乃飲盾酒伏甲將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而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獒焉（獒猛犬能順人意噬人）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明死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請以遺母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甲士）倒戈以禦公徒而免之問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于是趙穿（夙之孫盾之子）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乃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朝于武宮據傳稱趙穿弒君而太史董狐必書盾弒實未弒也春秋責備賢者且以防漸故强加之罪其在史官爲謹微而在宣子則爲受惡至今稱之無異詞焉嘗考春秋弒君三十有六而其實書弒君者則二十有三若其可疑者有四則此與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皐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茶皆未嘗親弒其君而陳乞與

楚公子比爲一類此與歸生爲一類雖不弒而實弒之與謹微受惡之說迥然不同夫穿本盾弟亦本盾黨秦晉之戰皆二人相爲鼠竄穿挑戰河曲而盾卽隨之（文十二年）穿侵崇而盾實聽之（元年）盾之出山焉知不與穿相期而彼不伏也吾卽以反不討賊四字詰之夫太史之爲此言者豈謂其事已往吾將以此定爰書哉以爲上卿旣返正當討賊果能討賊便可無罪故大聲以急呼之蓋欲其殺穿以謝先君不欲其受惡而遂已也夫賊假人手尙知解免齊襄戕魯桓則殺公子彭生以卸過晉狐射姑害陽處父則必殺續鞫居以委罪縱同謀不忍猶當制恤以自白況本不相聞則必大奮其忠果之氣立殺逆賊如鷹鸇之逐鳥雀不待逾時而乃爲穿受惡卽遣穿迎立新主與之比肩而事之則一弒一立皆屬豫定不謂之同謀不可也夫先君方被弒則繼立之際亦屬大事以晉之盛豈無荀韓隋卻之可使而必使此賊且記曰亟朝武宮不共之謂何（徐仲山春秋日記曰繼弒以迎立而定使穿迎君所以杜他人之討之者此雖深文然盾非無意也）故後儒馬氏（之鵬）有云游俠傳云軹儒生有毀郭解者解客殺儒生而斷其舌解不知也公孫弘曰解一匹夫而能使其客殺人解雖不知有甚于知者遂族解以此觀之盾雖不知有甚于知者寧謂郭解實不知而盾則知之何也解惟不知故客得殺人亦惟解不知故客得倖免而不償殺使解知之則必不使殺知之則必能殺客以謝儒生而盾不然也然則靈公之弒盾固已知之者也不惟向知之今亦知之也若

歐陽氏修謂經書盾弒則必盾實弒其君而無與穿事則又不然從來操莽行弒並無手推刃以及其君者律殺人者死倘有造意知情與加功下手之不同既已造意亦何難令人加功且不必加功而後可稱爲殺人也如謂祇書盾弒並不及穿則此經所書將必待傳發而事始明萬一無傳不幾曾參眞殺人而盜跖可掉臂則又全不知春秋者春秋有簡書有策書予既已言之屢矣見前孔子所修者簡書也左氏之所修者則策書也簡者書其目而策書則詳記其事故甯殖逐君經文所無而殖曰吾名在諸侯之策則以策書之必載也策一獻王朝一藏本國豈有策書既載而尙虞簡書之有漏一布諸侯謂之三策者然則是傳云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此策書乎曰此非策書何言之曰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尙未生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懾强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而實則猶有義者孔子不又曰惜也越境乃免乎越境者正欲其不反也謂反則必討賊也然則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人矣得人非賢乎曰據此則盾眞弒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此比而是試卽以邇年策書証之公子商人之弒齊君也傳云商人驟施于國盡其家不足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宋公子鮑之弒其君杵臼也傳云鮑禮于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才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夫然後一出

而衆皆歸之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
操莽之移天下皆在于是是趙氏分晉實始于盾尙何弒與
不弒之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合下作一節穀以改卜下別作一節

郊祀在三月然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 公羊註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每一牢養一月謂之三牢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既傷其口再卜者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減則何難三卜而遽廢不祀則非禮矣故傳曰非禮若公羊謂卜祗二牛一是帝牛在滌宮三月一是稷牛卽后稷配天之牛惟其是視祗視牛體無災害不養滌宮故帝牛不吉則扳稷牛而卜之若又不吉則已之並不三卜此與傳義稍不同然周禮不傳而戰國諸禮又別無可據且春秋郊牛因死傷而廢祀者二易祀者二皆再卜而止並未三卜則似公羊此說猶差可信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凶服之中而遽行郊祀爲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越紼者謂天子在殯輟車設紼而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于五祀者無不可行若旣殯未葬卽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是以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正以郊者天事也天事則何可廢也胡氏言非也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何望故傳曰非禮若魯三望是海岱淮非河海岱也胡氏言又非也說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傳

楚臣王

天子七月而葬今止四月可謂禮乎說見隱元年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穀俱無之字陸公作賁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鄭自元年秋背晉即楚侵陳宋後晉隨合諸國伐鄭裴林而晉大夫解揚爲楚所囚其冬晉宋復伐鄭不克至二年春則宋鄭大棘之戰鄭且獲宋華元焉故至夏而趙盾合四國伐鄭以報大棘乃楚師救至而盾卽引還至是晉人驟伐鄭及郯鄭不得已與晉平而隨會入盟楚人乃惡鄭人之貳于晉也于是侵鄭此實晉人無道必强其服已以嫁禍于鄭其中是非亦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不書晉人伐鄭與晉鄭平者以晉鄭不告故也胡氏謂鄭人卽楚則書伐以貶之鄭能歸晉則不書平以褒之誤矣晉楚兩大各爭宋陳鄭三國不過以忮忌之心兩不相下致爭噬弱小使之東西奔命無所適從向使大小相倚力能庇護則小之事大何難從一而乃朝撲之而夕棄之小國何辜長途暍鬼惟蔭是依而腐儒

無識又且執春秋之法以妄繩之謂朝從晉則朝褒暮從楚
則暮貶而於是三國之寃魂無可告矣春秋書事以論世此
晉楚爭國係文宣以後一大變局春秋歷書但有責晉楚而
並無責宋鄭陳之理此義一定則時而責晉時而責楚開卷
瞭然兩虞呼盧則盧必起而東西顧之乃司獵者不讓兩虞
而反讓盧之東西顧其可通乎

秋赤狄侵齊狄有赤白二種以赤衣白衣分別得名

宋師圍曹

前文十六年宋文公弒昭公十八年宋武氏之族將因昭公
子奉司城須文公母弟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
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華耦之館遂出武穆之族至是武
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與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初鄭文公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
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至是病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
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鄆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杜氏謂莒鄆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乃莒不肯而公
遽伐莒則又事之非禮者按向本小國隱二年莒人入向而
取之即爲莒邑今此取向則仍不有其地觀襄二十年仲孫

速與莒人盟向依然莒邑可驗也徐仲山春秋日記謂莒鄑相去遠不類有怨此非經傳文杜氏但以意解之者據經傳莒僕弒紀公以寶玉來奔而公却之未經平也至是魯與齊好欲共平之已行及鄑國當作至鄑與公追齊師至酈弗及相比例恐終未妥姑記此以俟學者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據傳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第二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手也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謂子家子公也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按此與二年趙盾弒其君夷皐例同趙盾造意歸生知情同是一例不必加功下手始爲弒也傳文本策書經本簡書說已見前但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歸生雖不知何官然鄭國上卿皆公子爲之其與公子宋必無甚低卻且前此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此皆當國者所爲其中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即今所弒靈公請陳楚朝晉則亦非上卿不任此使且自歸生此書出而晉來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婿池皆質于鄭則其人之彊幹有爲原不在

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較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共起而議其後也

鄭穆公以三年冬卒其子靈公以四年夏卽被弒載七月耳干是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名）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卽堅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以三年侵鄭而未服也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齊高固（齊大夫）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氏所謂留公而强與大夫爲婚是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公然于廟行飲至之禮豈非過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傳無子字）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云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按禮大夫以上嫁女有

車馬送之詩王姬之車謂王姬家所乘來車百兩將之謂諸侯大夫家所送車凡言車則馬在其中至三日之後先還其車而留其馬必俟三月行祭然後并馬亦還之謂之反馬今高固迎姬已及三月正當反馬但反馬遣使不必婿來而固以叔姬歸寧之便與之同行公羊所謂雙雙俱至者則雖曰行禮實失禮矣若其稱子叔姬者則以嫁不相敵如室女然與文十二年十四年稱子叔姬雖事不相類而其書並同

楚人伐鄭

楚來伐鄭陳及楚平以晉不足恃也晉荀林父救鄭并伐陳焉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上年楚伐鄭時陳及楚平故也然是時荀林父救鄭時已伐陳矣今又伐之乎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公即位衛始修好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地闕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而盟于黑壤王叔桓公 周卿士 實臨之但晉侯初立公未朝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而不許與盟至納賂而後得歸故黑壤書會而不書盟爲國諱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遂使齊不知何事但受命而出雖疾亦行若賓死未將命猶有斂于柩而造朝使介將命之禮故哀十五年傳云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今遂之返亦不知何故然以下卒垂觀之則應是以疾返者故杜氏曰有疾而還然非禮也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禘也凡大祭曰有事故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亦是禘祭與此例同但此兩事合書以公子遂之死適當祭日故上以辛巳冠之而書兩事于其下其不廢祀者據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聞有天子與后喪卽廢之卿無廢禮況垂在齊地豈有死日卽赴至者此時喪尚未聞焉能廢祀穀梁云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檀弓卿卒不繹皆不識經文者矣

若其稱仲遂者仲本遂字故或稱襄仲或祇稱仲傳所云仲爲不道是也但字卽是氏如孫以王父之字爲氏而荀其賜氏則不必王父卽本身之字亦皆可賜祇生不賜氏必俟其

身死而後賜之故宣公德仲立已急乘仲之死而賜氏焉其稱仲遂則卽字賜氏並非史官書法有所參預且亦並不在春秋褒貶之例觀仲遂之子稱仲嬰齊則明是實氏父子相承並無假借可驗也公羊不識例但知孫以王父字爲氏而不曉賜氏遂疑嬰齊氏仲定非子可氏父字者是必嬰齊曾繼兄歸父爲子而呼襄仲爲王父故有是氏因于歸父奔齊後造爲嬰齊繼歸父之說以亂經傳考歸父嬰齊皆襄仲之子歸父奔齊嬰齊居魯並無一絕一續彼此相繼之事此本經傳所無有者縱或有之大夫繼爵不繼統與天子諸侯不同天子諸侯以君臣爲父子故僖之繼閔卽子繼父歸父與嬰齊同爲大夫非君臣也嬰齊總繼兄亦不至呼兄爲父呼父爲祖而況大夫爲後祖是繼爵並非繼人如鄭厲公立叔叚後叔叚未絕臧武仲求爲後于魯是時武仲現在也大夫無嗣則繼之何曾絕人求繼如子之繼父孫之繼祖蓋國君始繼絕大夫士庶並無繼絕如近代時俗之禮故文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敖之二子則文伯與惠叔也文伯以其子孟獻子少因以已繼敖之爵讓之惠叔然而文伯未嘗子惠叔惠叔未嘗以繼爵之故父文伯而祖公孫敖也此皆春秋近事之顯然者況春秋書法當校全經公穀釋經但就一經以造說而于全經前後並不一觀如公羊是說莒知仲嬰齊卒而不知有仲遂卒夫嬰齊之父已氏仲矣近代吳俗多有以弟繼兄後呼兄嫂爲父母者此敗倫傷化之極而長洲汪氏是

乾庚申補刊

且復引公羊邪說以爲之據嗟乎六經從此掃地矣是不可以不辨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之名卿喪不廢祀而繹本輕禮且齊魯接境翼日則赴可以達而繹亦可已故曰猶繹猶者可以已而猶不已也若萬入去籥則祭必用樂而樂必舞萬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左手執盾右手執斧）文舞用籥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喪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且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于詩方將萬舞而下承之以執籥秉翟皆不通矣若杜氏以去籥爲惡其聲聞此亦襲公羊去聲之說而誤者夫樂以聲傳八音之奏何止于籥必欲去聲將必詠歌之盡亡而勇却舞人之左手何爲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作熊）

嬴氏文之媵宣之母也說見前

晉師白狄伐秦

晉成秦桓初立後並未構兵而晉忽會狄伐秦大無道矣白狄見僖三十三年傳

楚人滅舒蓼（公作鄝）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二國而滅而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已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合下作一節敬嬴公穀作頃熊

已丑是十葬日觀下文庚寅始克葬則葬在次日然仍書已丑者以出葬之日言也此與定公丁巳出葬至戊午始葬而仍書丁巳例同敬嬴者敬謚而嬴氏公穀作頃熊則以秦女爲楚女矣且謚法甄心動懼曰頃例無謚小君爲頃者兆王姚乎公穀之好異而無理類如此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言惟庶人葬事忽略懸封便葬故不爲雨止自大夫以上葬事煩多雨即止之然且葬避不懷故先十遠日先下旬而中旬上旬以次今幸遲一日可以媲于葬用遠日之義故傳曰禮也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又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其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鄭雨諸備較有甚于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輤緌碑窆儀註既繁厥葆棻蜃工力復頫定非帷蓋筐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于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苫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若胡氏又云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此爲行匱言之今遇雨而止亦未嘗解車緌返廟庭不葬而退而乃以爲反喪之戒不亦謬哉日中日之中穀梁謂足

艺庐申補刊

乎日之詞則古云日中則仄將盡日而後仄乎況士虞禮云日中而虞言楚至日之中必急歸虞祭孔子所謂遠反而虞者則日中二字明指楚節豈可妄言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故楚復伐陳取成而還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宣公九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左公穀皆以公至下別作一節兼禮例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至夏而孟獻子聘于周當時王以爲有禮厚賂之不書徵聘者諱之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東夷國名公羊以爲邾婁之邑誤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不書名說見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左公穀皆以晉荀林父及辛酉分作三節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而還杜氏云九月無辛酉日按扈是鄭地凡君卒赴地即書之杜氏謂扈在晉境外故書地則于襄七年鄭伯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卒于曲棘皆境內地爲不合矣若公穀謂扈是晉邑在境內則晉四會扈並非晉邑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伐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公穀皆以晉郤缺下別作一節

前七年冬鄭用公子宋之謀請與晉平會王人諸國而盟于黑壤楚惡之故此復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地國人皆喜惟子良公子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按此楚惡鄭之貳己故親帥師稱楚子並無褒賞于其間胡氏不識例妄以四年伐鄭特書楚子爲褒其討歸生弒立之罪則此時書子爲不通矣晉楚爭彊有何褒賞況四年伐鄭專以前年侵鄭鄭不即服而伐之非討逆也若左氏策書又有六年盟厲之役楚鄭既平而鄭伯逃歸故有此伐則此時此事未見于經當是十二年楚子圍鄭之由而誤記于此者吾弟取經以証經而傳之有無所不計焉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孔寧
卽公孫寧與儀行父皆陳卿夏姬鄭穆公
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之衣洩冶諫曰公卿宣
淫民無效焉且聞亦不令公其收之藏其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元年賂齊而齊取之者至是歸我以我服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
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據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
之遂奔衛其書崔氏者杜氏以爲典策舊法凡告者本皆書
名今齊特以族來告而魯史仍之夫子亦因而不改此書例
偶然非有他也若左氏謂非其罪故不名則非罪出奔而書
名者亦衆矣且崔杼逆賊出而能反而能弒君此何如人
而可以非罪與之至公羊謂書氏以譏世卿則蕩氏釋辨有
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並非世卿且周制立宗專尚氏族故
尚書曰世選爾勞詩刺幽王惡其絕功臣之世而孟子亦曰
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則一日行封建將一日不絕世卿
而公羊墨守必欲立此義以實已說然于春秋何當焉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此如齊若奔喪也經不書諱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陳大夫名夏氏子也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故宋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故晉合諸侯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傳以爲卽劉康公穀王之季子而食采于劉者其來聘報前年叔孫僑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作蘇繹邾邑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齊侯初卽位故往聘焉

冬公孫歸父如齊傳曰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左傳合上作一節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杜氏曰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楚子伐鄭

是年夏鄭及楚平而晉卽合諸侯之師以伐鄭鄭不得已遂

與晉成至是而楚師又至然則爲鄭亦難矣是時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而還

鄭子家卒公子歸生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

皆斵薄之不使從卿禮則迂矣屬裏棺名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是年春楚子復伐鄭以去年冬潁北之逐爲不得志也及櫟子良鄭公子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辰陵陳地

名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前四年公與齊平莒不肯因伐莒取向然莒仍未服也至是復會齊大夫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攅函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已也遂服于晉時諸大夫欲召狄而卻成子止之遂就狄盟攅函狄地名此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例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前年陳夏徵舒弒靈公時孔寧與儀行父並奔于楚以楚能制陳也至是楚子果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氏徵舒祖子夏之名）遂入陳轘夏徵舒于栗門（轘者車裂也）因縣陳（改爲楚縣時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于齊及反復命而退楚子讓之曰夏徵舒弒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楚縣之公如葉公白公類）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曰夏徵舒弒君君討而戮之義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以義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每鄉取一人以成一州以旌討夏氏所獲故名）按晉自文七年後趙氏忽主盟中夏而荀郤繼之旦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之際晉徒肆忿虐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禍東淩西創者歷二十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殘俔幾乎滅盡卽晉自號能霸六卿三帥亦將舉而並喪之郤之一戰夫然後憤戾稍息自宣十三年至成六年晉楚爭鄭偶見于經而陳宋則終不及焉然則晉君臣之庸惡不道徒禍人國爲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責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自十年夏被弒至此已二十二月矣）

楚子圍鄭

前年楚來討鄭用子良之言已從楚而有辰陵之盟其冬晉

復來討以其盟于辰陵也鄭復徼事之至是楚復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哭也于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示將見還吉于是國人大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人修城而復圍之三月九十日而後克入自皇門至九逵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九縣今欲以為等之君之惠也非所敢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使潘尪楚大夫入盟鄭以子良為質焉

縣今欲以為等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鞏叔趙穿荀首趙同俱為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荀林父隨武子士會皆欲還獨彘子先穀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河桓子不得已乃俱濟時楚子北師次于垤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令尹孫叔敖請勿戰已南轅矣楚子聽伍參伍奢祖父之言遽令收轅而北之會趙括趙同佐彘子邀戰而魏錡與趙旃以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駕以請盟入楚軍而實則挑之楚使潘黨逐魏錡而趙旃又至楚子親逐之晉人懼二子之為楚得也使軘車來迎潘黨見塵起告曰晉師至矣遂疾進師車馳而卒奔以乘晉軍桓子乃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乃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焉惟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軍之奔者以廣隊（兵車）不能進楚人教之脫扃（車上兵闘）少進馬旋又教之拔旆投衡（拔旗投衡上使車輕馬可進）乃遁獨趙旃被逐時以良馬二與兄與叔父而已乘他馬以奔遇大夫逢氏始得車而魏錡御知莊子（荀首）莊子之子知營爲楚熊負羈所囚莊子急反戰射連尹襄老死載其尸又射公子穀臣而獲之及昏楚師軍于郔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終夜有聲或勸楚子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不許遂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杜云十二月無戊寅當是十一月十九日）

蕭宋附庸國之近楚者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僖三十年介人侵蕭皆蕭國也至是爲楚所滅矣若定十一年自陳入蕭與自曹入蕭則實宋邑名與此無涉舊註皆誤說見莊十二年宋萬奔陳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陳與鄭幾爲楚滅晉固不得而爭之矣惟宋尚服晉晉乃懲陳鄭之叛重結曹衛以要宋清丘一盟所以爲宋人伐陳地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前清丘之盟晉惡陳鄭之服楚而共謀討之宋先伐陳當以曹衛爲同惡之國而衛反救陳則叛盟矣但晉衛本相敵而晉視衛爲臣屬衛久不平況晉自趙孟主盟以來日與楚爭

與國而不能護毗徒授禍耳在昔文元年晉伐衞時衞成公與陳共公約不受晉責故垂隴之盟陳衞相恤在文二年至今不忘此非清丘一盟所能間也是以今之救陳在清丘爲叛盟而在垂隴則爲守信況當文元年衞報伐晉本孔達帥師以致衞人執孔達以說晉今孔達仍帥師則達亦直以其身殉此行矣故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則是晉之惡衞之弱達之致死不避有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若胡氏不知時并不識春秋大義責楚責宋曾無一定乃于此曰衞之叛盟則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而于後殺孔達則又曰孔達棄信以危社稷殆國以殺惡其累上夫爭强要信雖在孺子猶知其非義以解經之儒而一曰叛盟再曰棄信亦已異矣且孔達臨殺直曰苟利社稷我則死之今反曰累上曰危社稷則必達死而晉有一矢之遺加于衞者遍考經傳無是也全經既不觀而一事始末又茫然不知其所自祇于書人書國間妄稱貶絶嗟乎衞君臣何罪而忍貶絶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前十一年齊魯共伐莒以四年平莒未服也至是則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以宋爲清丘之盟而伐陳也

秋叠蝕公作蠥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作穀）

討邲之敗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衛之殺陳也衛孔達實帥師焉晉以背清丘之盟使來責衛其來使之人守而勿去曰罪何所歸蓋欲得孔達也達因請曰荀利社稷請以我說（說謂說晉與文二年陳共公請衛執孔達以說晉同）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晉使去至是達自縊衛人以說晉并告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罪矣敢告已而哀其有成勞（謂平國之功）衛侯以己女妻達之子且使襲父位爲大夫焉按春秋專殺大夫者三十有二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云某國殺其大夫某者二十有四凡殺弑君之賊與忠良無故而被殺者書總一例舊以書國書人書名書爵褒生褒刺者全屬寃獄然而書例不殊而義各有取如此經連殺大夫一是先穀一是孔達皆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本似一例然各有義者晉之先穀楚之得臣皆以喪師殺者也晉殺其大夫先穀當與僖廿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同衛之孔達蔡之公子燮一以違晉殺一以違楚殺者也衛殺其大夫孔達當與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同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使宋伐陳又親伐鄭總以其貳于楚也夫以臨滅乞存之

國而惡其乞存而必伐之豺虎無是矣是時晉但蒐鄭而不
入猶畏楚也鄭伯乃如楚且使子張代子良而還子良質
楚者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
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
時申舟扶宋公僕曰
鄭昭宋聾言一閽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
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矛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
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寢門闕劒及于寢
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據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
玉帛皮幣于是有庭實旅百王人答饗之盛朝而獻功如鄭伯親獻蔡捷類於是乎
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言求報之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
何及矣見責而往晚矣今楚在宋公其圖之公說乃使歸父會楚子
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不可使解揚如宋
令無降楚佯曰晉師悉起將至矣夏五月楚子以圍久自去年秋

九月至此已九閱月矣　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無畏其父申舟之字知死而不敢棄王命王棄言焉楚子不能答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築室于宋而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其猝害已也戰國刺客之風人而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而利道之蓋用此術與之盟而後告楚子退三十里于是宋及楚平華元爲質此與十一年楚子入陳十二年楚子于于此兆矣杜氏謂兵法因其鄉圍鄭同一晉楚爭與國事而至此而宋鄭陳三國皆已大創晉苟知耻夫亦可以稍休假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狄之衣赤衣者潞者國名赤狄之別種也子爵也嬰兒潞子名據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相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使荀林父伐之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書癸卯從赴　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秦人伐晉

秦自文二年報晉人侵崇之後秦晉各易君兩相休息而晉復召狄伐秦故秦又伐晉次于輔氏晉地會晉景公治兵于稷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狄奪黎地故晉復立之　及雒魏顆遇秦師輔氏遂敗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而札名者傳稱王孫蘊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

子子揵札字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此非王命殺而兩下自相殺者與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例同據傳王孫蘇奔晉晉侯使隨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于殽于俎武子隨會私問故以享當體薦而王聞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也故怪之武子曰宴有折俎宴則須可食故體解節折之即殽烝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秋螽蟲禮例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杞邑

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自宣十五年至定哀皆稅畝矣其曰初言自此始也稅者徵取之名

冬蝝生蝝螽之生者

饑五穀不熟曰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范氏曰前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左傳又有鐸辰亦留吁之屬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穀作謝火公穀作災

成周洛陽周之東都宣榭者周宣王之榭也火者災也按爾雅釋宮無室曰榭凡廟無室者室即寢也但寢制有三一

是廟後之室廟以宴尸而室以藏主分作兩層如禮器子路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是也一是割廟前之半以爲室如廟前庭曰廟寢曰正寢其兩楹之間曰適室兩楹之傍曰奧室是也一是割廟後之半以爲室如周禮疏祭在前廟薦在後寢漢傳昭儀傳註廟前曰殿半以後曰寢是也是以周七廟之制無無後室與前寢者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其曰五寢謂高曾祖禰并祖廟五廟有後半之寢而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雖同在七廟中而以遠當祧不置半寢遂限爲五寢之埽此廟制也今宣王中興雖本不祧而遠廟無寢因之有宣榭之名何則以無室故也孔疏引國語先王之臺榭一語以爲榭必是講射之堂而其名曰宣則不能解且射堂偶災何足以布告天下公羊明知爲宣王之宮然不曉其制遂有疑祧廟之無後室者胡氏且從而兼之謂講射宣廟有堂無室夫以先王之廟而可爲射堂宜乎在泮獻囚直戮人于夫子之廟庭而不知非也（古學宮與孔子廟庭爲二今矣此亦大無禮者）

秋鄑伯姬來歸（出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左公穀俱分作兩節）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

晉侯將盟諸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克跛而登階婦人笑于房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者不涉此河乃先歸使其介欒京廬待命于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趙旦會高固先逃晉乃會于斷道而執蔡朝晏弱南郭偃三人既而用苗賁皇楚鬬椒之子奔晉者言使逸之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宣公母弟也左傳云凡大子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此策書通例使然若簡書則不同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則公不在亦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昭八年陳侯之弟招則公不在而公子與弟皆可稱並無一例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爲討齊侯乃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遂還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此邾大夫就鄫殺鄫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皆稱人說見前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以公命如晉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襄仲殺子惡是臧文仲子怒曰當齊甥故失齊援）臧孫叔（臧文仲子）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臧孫名）臧孫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壇（除地爲壇）帷（復命于介）而張帷（君薨當復命于殯）升自西階執圭復命北鄉哭出祖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不得至殯則立介爲位介南面歸父北面執圭如前行禮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